

shijie jingdian wenxue mingzhu bolan

青少年版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博览

鲁迅杂文精选

鲁迅 著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博/览

Lu Xun Za Wen Jing Xuan

鲁迅杂文精选

原著：鲁 迅

· 青少年版 ·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鲁迅杂文精选 / 鲁迅著. --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1.5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博览: 青少年版)

ISBN 978-7-5322-7274-7

I. ①鲁… II. ①鲁… III. ①鲁迅杂文-选集 IV.

①I21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57319号

出 版 人 / 李 新

执行出版人 / 李明虎 游安良

美 术 指 导 / 翁子扬

封 面 完 成 / KINGRUN株式会社 (日)

丛 书 主 编 / 张 语 付 路

鲁迅杂文精选——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博览·青少年版

原著 / 鲁 迅

责任编辑 / 周燕琼 李 路

封面绘画 / 【日】太田知惠

插图作者 / 猫 君

设计制作 / 王 超 朱雯雯

出版发行 /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经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 合肥银联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开本 / 700×1000mm 1/16 印张 / 13 彩色插图 / 12幅

版次 / 2011年6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7-5322-7274-7

定价 / 14.5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鲁迅，一个掷地有声的名字，一座高大伟岸的丰碑；鲁迅，一个被人民称之为“民族魂”的人。

他时常穿着一件朴素的中式长衫，头发也像刷子一样直竖着，脸上浓密的胡须形成了一个隶书的“一”字，满脸沧桑，一身疲惫。但是谁能想到，就是在这样一个瘦弱的身形内，却蕴藏着火一样的愤世嫉俗和直指人心的犀利眼光。他痛恨社会的痼疾，时事的多端，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于国人的愚昧和冷漠，他想用他瘦弱的身躯扛起唤醒所有中国人的重担。因此，他弃医从文，他要战斗，要改变这个他所热爱却又痛恨的世界。而杂文，是他针砭时事最有利的武器。

杂文是我国文学史上古已有之的一种具有文艺性的社会评论，早在《文心雕龙》中便有所论述。它是一种很特殊的文体，其本质

是说理：鞭挞丑恶，针砭时弊，求索真理，剖析人生，但是就其形式而言，又具有文艺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极具战斗性的文体在鲁迅先生的笔下，成为了一把最锋利的匕首，一枝最尖锐的投枪，刺破了黑暗的社会现实，带来一丝光明。

鲁迅的杂文具有着极强烈的战斗性，这种战斗性又借助于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强烈的艺术张力而表现出来。鲁迅先生一生所著杂文颇多，像《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坟》、《南腔北调集》、《而已集》、《且介亭杂文》等等，都蕴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学宝藏，闪烁着思想的光辉。因为篇幅限制，本书编者只能为小读者们精选出些许具有代表性的杂文，以期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领着大家走向鲁迅先生那为国为民战斗着的一生。

最后，以鲁迅先生自己对杂文的看法，来结束这一篇序言。鲁迅先生认为杂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

编 者

2011年3月



目录

随感录三十八·····	1
随感录四十八·····	5
随感录五十九“圣武”·····	7
随感录六十一 不满·····	10
随感录六十二 恨恨而死·····	12
随感录六十五 暴君的臣民·····	14
娜拉走后怎样·····	16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23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28
我之节烈观·····	38
看镜有感·····	49
春末闲谈·····	53
灯下漫笔·····	59
论“他妈的！”·····	68

论睁了眼看·····	73
忽然想到（三，四）·····	78
忽然想到（五，六）·····	82
夏三虫·····	88
杂感·····	90
北京通信·····	93
导师·····	97
长城·····	99
忽然想到（七）·····	100
补白·····	103
十四年的“读经”·····	113
这个与那个·····	118
学界的三魂·····	127
论“人言可畏”·····	131
黄花节的杂感·····	135
论中国人的脸·····	138
读书杂谈·····	142

骂杀与捧杀·····	149
再论“文人相轻”·····	151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154
从帮忙到扯淡·····	162
谈皇帝·····	165
并非闲话·····	168
记念刘和珍君·····	173
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	180
小品文的危机·····	183
上海的儿童·····	187
上海的少女·····	189
作文秘诀·····	191
礼·····	195
从讽刺到幽默·····	198



随感录三十八^[1]

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自爱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

“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除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外，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照Nordau^[2]等说，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疾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3]。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署名迅。

[2] Nordau: 诺尔道(1849—1923), 出生于匈牙利的德国医生, 政论家、作家。

[3] “国民之敌”：指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剧本《国民之敌》的主人公斯铎曼一类人。斯铎曼是一个热心于公共卫生工作的温泉浴场医官。有一次他发现浴场矿泉里含有大量传染病菌，建议把这个浴场加以改建。但市政当局和市民因怕经济利益受到损害，极力加以反对，最后把他革职，宣布他为“国民公敌”。



“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

“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却尚在其次。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Mob^[1]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至于所生结果，则复古，尊王，扶清灭洋等等，已领教得多了。所以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不幸中国偏只多这一种自大：古人所作所说的事，没一件不好，遵行还怕不及，怎敢说到改革？这种爱国的自大家的意见，虽各派略有不同，根抵总是一致，计算起来，可分作下列五种：

甲云：“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这是完全自负。

乙云：“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

丙云：“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这两种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据张之洞^[2]的格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物。

oooooooooooooooooooo

〔1〕 Mob：英语，意思是乌合之众。

〔2〕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清末大官僚，洋务派首领之一。



丁云：“外国也有叫化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虫。”这是消极的反抗。

戊云：“中国便是野蛮的好。”又云：“你说中国思想昏乱，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业的结晶。从祖先昏乱起，直要昏乱到子孙，从过去昏乱起，直要昏乱到未来。……(我们是四万万人，)你能把我们灭绝么？”^{〔1〕}这比“丁”更进一层，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丑恶骄人；至于口气的强硬却很有《水浒传》中牛二的态度^{〔2〕}。

五种之中，甲乙丙丁的话，虽然已很荒谬，但同戊比较，尚觉情有可原，因为他们还有一点好胜心存在。譬如衰败人家的子弟，看见别家兴旺，多说大话，摆出大家架子；或寻求人家一点破绽，聊给自己解嘲。这虽然极是可笑，但比那一种掉了鼻子，还说是祖传老病，夸示于众的人，总还算略高一步了。

戊派的爱国论最晚出，我听了也最寒心；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实因他所说的更为实在的缘故。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法国G. Le Bon^[3]著《民族进化的心理》中，说及此事道(原文已忘，今但举其大意)——“我们一举一动，虽似自主，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将我们一代的人，和先前

[1] 这里的“思想昏乱”“是我们民族所造成的”等话，是针对《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五日）《通信》栏任鸿隽（即任叔永）致胡适信中的议论而发的，该信中有“吾国的历史、文字、思想，无论如何昏乱，总是这一种不长进的民族造成功了留下来的。此种昏乱种子，不但存在文字历史上，且存在现在及将来子孙的心脑中。所以我敢大胆宣言，若要中国好，除非人（疑“使”字之误）中国人种先行灭绝！可惜主张废汉文汉语的，虽然走于极端，尚是未达一间呢！”等语。

[2] 牛二：小说《水浒》中的人物。他以蛮横无理的态度强迫杨志卖刀给他。

[3] G. Le Bon勒朋(1841—1931): 法国医生和社会心理学家。



几百代的鬼比较起来，数目上就万不能敌了。”我们几百代的祖先里面，昏乱的人，定然不少：有讲道学的儒生，也有讲阴阳五行的道士，有静坐炼丹的仙人，也有打脸打把子的戏子。所以我们现在虽想好好做“人”，难保血管里的昏乱分子不来作怪，我们也不由自主，一变而为研究丹田脸谱的人物：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但我总希望这昏乱思想遗传的祸害，不至于有梅毒那样猛烈，竟至百无一免。即使同梅毒一样，现在发明了六零六，肉体上的病，既可医治；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也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只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不要又打着“祖传老病”的旗号来反对吃药，中国的昏乱病，便也总有全愈的一天。祖先的势力虽大，但如从现代起，立意改变：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事物（儒道两派的文书），再用了对症的药，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黯淡。如此几代之后待我们成了祖先的时候，就可以分得昏乱祖先的若干势力，那时便有转机，Le Bon所说的事，也不足怕了。

以上是我对于“不长进的民族”的疗救方法，至于“灭绝”一条，那是全不成活，可不必说。“灭绝”这两个可怕的字，岂是我们人类应说的？只有张献忠这等人曾有如此主张，至今为人类唾骂；而且于实际上发生出什么效验呢？但我有一句话，要劝戊派诸公。“灭绝”这句话，只能吓人，却不能吓倒自然。他是毫无情面：他看见有自向灭绝这条路走的民族，便请他们灭绝，毫不客气。我们自己想活，也希望别人都活；不忍说他人的灭绝，又怕他们自己走到灭绝的路上，把我们带累了也灭绝，所以在此着急。倘使不改现状，反能兴旺，能得真实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就是做野蛮也很好。——但可有人敢答应说“是”么？

选自《热风》



随感录四十八^{〔1〕}

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样称呼：一样是禽兽，一样是圣上。从没有称他朋友，说他也同我们一样的。

古书里的弱水^{〔2〕}，竟是骗了我们：闻所未闻的外国人到了；交手几回，渐知道“子曰诗云”似乎无用，于是乎要维新。

维新以后，中国富强了，用这学来的新，打出外来的新，关上大门，再来守旧。

可惜维新单是皮毛，关门也不过一梦。外国的新事理，却愈来愈多，愈优胜，“子曰诗云”也愈挤愈苦，愈看愈无用。于是从那两样旧称呼以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五日《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署名侯。

〔2〕弱水：我国古书中关于弱水的神话传说很多。如《海内十洲记》说昆仑山“有弱水周回绕匝”；弱水“鸿毛不浮，不可越也”。这里说“竟是骗了我们”，是说“不可越”的弱水并没有阻挡住外国人的到来。



外，别想了一样新号：“西哲”，或曰“西儒”。

他们的称号虽然新了，我们的意见却照旧。因为“西哲”的本领虽然要学，“子曰诗云”也更要昌明。换几句话，便是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一言以蔽之：前几年谓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几年谓之“因时制宜，折衷至当。”

其实世界上决没有这样如意的事。即使一头牛，连生命都牺牲了，尚且祀了孔便不能耕田，吃了肉便不能榨乳。何况一个人先须自己活着，又要驼了前辈先生活着；活着的时候，又须恭听前辈先生的折衷：早上打拱，晚上握手；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呢？

社会上最迷信鬼神的人，尚且只能在赛会^{〔1〕}这一日抬一回神舆。不知那些学“声光化电”的“新进英贤”，能否驼着山野隐逸，海滨遗老，折衷一世？

“西哲”易卡生盖以为不能，以为不可。所以借了Brand的嘴说：“All or nothing!”^{〔2〕}

选自《热风》

oooooooooooooooooooo

〔1〕赛会：旧时的一种迷信习俗，用仪仗、鼓乐和杂戏迎神出庙，周游街巷，以酬神祈福。

〔2〕Brand：勃兰特，易卜生所作诗剧《勃兰特》中的人物。“All or nothing!”英语，“不能完全，宁可没有！”的意思。



随感录五十九 “圣武”^[1]

我前回已经说过“什么主义都与中国无干”的话了；今天忽然又有些意见，便再写在下面：

我想，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而且许多论者反要以此自豪。我们只要留心译本上的序跋，以及各样对于外国事情的批评议论，便能发见我们和别人的思想中间，的确还隔着几重铁壁。他们是说家庭问题的，我们却以为他鼓吹打仗；他们是写社会缺点的，我们却说他讲笑话；他们以为好的，我们说来却是坏的。若再留心看看别国的国民性格，国民文学，再翻一本文人的评传，便更能明白别国著作里写出的性情，作者的思想，几乎全不是中国所有。所以不会了解，不会同情，不会感应；甚至

oooooooooooooooooooo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五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署名唐俟。

彼我间的是非爱憎，也免不了得到一个相反的结果。

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中国人都有些不很像，所以不会相干。

几位读者怕要生气，说，“中国时常有将性命去殉他主义的人，中华民国以来，也因为主义上死了多少烈士，你何以一笔抹杀？吓！”这话也是真的。我们从旧的外来思想说罢，六朝的确有许多焚身的和尚^[1]，唐朝也有过砍下臂膊布施无赖的和尚^[2]；从新的说罢，自然也有这几个人的。然而与中国历史，仍不相干。因为历史结帐，不能像数学一般精密，写下许多小数，却只能学粗人算帐的四舍五入法门，记一笔整数。

中国历史的整数里面，实在没有什么思想主义在内。这整数只是两种物质，——是刀与火，“来了”便是他的总名。

火从北来便逃向南，刀从前来便退向后，一大堆流水帐簿，只有这一个模型。倘嫌“来了”的名称不很庄严，“刀与火”也触目，我们也可以别想花样，奉献一个溢法，称作“圣武”^[3]，便好看了。

古时候，秦始皇帝^[4]很阔气，刘邦和项羽都看见了；邦说，“嗟



[1] 据梁朝慧皎《高僧传》卷十二《忘身》第六记载：有宋蒲坂释法羽“……服香油，以布缠体，诵《舍身品》竟，以火自烧”。

[2] 据唐代道宣《续高僧传》卷记载：“……有恶人从圆乞头，将斩与之，又不肯取。又复乞眼，即欲剜施。便从索手，遂以绳系腕著树，齐肘斩而与之。”

[3] “圣武”原为对皇朝武功的颂词。这里含讽刺意味。

[4] 秦始皇帝(前259—前210):姓嬴名政,战国时秦国的国君,于公元前二二一年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



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羽说，“彼可取而代也！”羽要“取”什么呢？便是取邦所说的“如此”。“如此”的程度，虽有不同，可是谁也想取；被取的是“彼”，取的是“丈夫”。所有“彼”与“丈夫”的心中，便都是这“圣武”的产生所，受纳所。

何谓“如此”？说起来话长；简单地，便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却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还被这理想支配着。

大丈夫“如此”之后，欲望没有衰，身体却疲敝了；而且觉得暗中有个黑影——死——到了身边了。于是无法，只好求神仙。这在中国，也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也还被这理想支配着。

求了一通神仙，终于没有见，忽然有些疑惑了。于是造坟，来保存死尸，想用自己的尸体，永远占据着一块地面。这在中国，也要算一种没奈何的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也还被这理想支配着。

现在的外来思想，无论如何，总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气息，互助共存的气息，在我们这单有“我”，单想“取彼”，单要由我喝尽了一切空间时间的酒的思想界上，实没有插足的余地。

因此，只须防那“来了”便够了。看看别国，抗拒这“来了”的便是有主义的人民。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曙光在头上，不抬起头，便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

选自《热风》